

大漠紫金刀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下



大漠紫金刀

下

王颖著

12475/21.73/3

大漠紫金刀

王颖 著

下

I247.5
21.73
3

I247.5
21.73

RBF85108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大漠紫金刀

(上、中、下)

王颖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625印张 6插页 389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册

*

ISBN 7-5059-1857-5/I·1289 定价：12.00元

目 录

- 第 一 章 风落平场受犬欺……………(1)
- 第 二 章 相识原是故人子……………(20)
- 第 三 章 堪回首 旧情如丝……………(38)
- 第 四 章 诡计何惧 金刀初试……………(57)
- 第 五 章 火龙洞前斗勇智……………(75)
- 第 六 章 出手才见高低……………(93)
- 第 七 章 别去也 无限关山……………(110)
- 第 八 章 鄯善国境风雷激……………(125)
- 第 九 章 乘乱灭强敌……………(149)
- 第 十 章 “小刁蛮”惹事生非……………(162)
- 第 十 一 章 险地觅爱侣……………(187)
- 第 十 二 章 举先锋 草滩竞技……………(206)
- 第 十 三 章 好个假道士……………(223)
- 第 十 四 章 夸文采武略 谁家子……………(244)
- 第 十 五 章 蹈西海魔地……………(263)
- 第 十 六 章 探冰窟湖底……………(280)

第十七章	草莽胜将军兮 有几许·····	(303)
第十八章	不是冤家不相遇·····	(331)
第十九章	怨瑄声声兮 情难寄·····	(360)
第二十章	遭暗算 老马失前蹄·····	(379)
第二十一章	设下擒龙搏虎计·····	(401)
第二十二章	惨烈如此·····	(423)
第二十三章	将门女又出怪主意·····	(449)
第二十四章	秦岭道上夺王妃·····	(469)
第二十五章	龙子困匈奴 觅地千里·····	(495)
第二十六章	幸不负重托 夜黑归骑·····	(519)
第二十七章	谁栽苦树结苦果 自己·····	(537)
第二十八章	天网恢恢 报应有时机·····	(557)
第二十九章	公主性急战乱起·····	(581)
第三十章	网不破便是鱼死·····	(603)
尾 声	两分天下作结局·····	(622)

第二十二章 惨烈如此

在辟邪山庄西侧，那里的交战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裴宁的外号叫“虎半拉”，“虎半拉”其实就是“半拉子”。他最崇敬师父，视师父为神人，除了功夫，连师父的话语姿势走路样子，都模仿之。小兄弟们开玩笑，叫他“半拉影子”，慢慢改成了“虎半拉”。

而马珏在诸人中年纪最小，从小又是孤儿，受常天庆抚养长大，人亦十分乖巧、听话，被叫作“乖小子”。

这两人配在一起，率几名庄丁，自然是完全照着师父的吩咐办。

故而，当笑傲山庄老四蒲成伟率领“牛羊二怪”、“甘凉独角兽”拓拔寰跳入西墙后，先遇到的是一片寂静无声。

马珏、裴宁先吩咐庄丁或是躲在石像后面，或是也装成石像，抬手踢脚地扮样子，那手中的家伙可都随时准备出手。

蒲成伟诸人龟行鹤步，未走几步，就发现有数人站立在那里。他们几个人就“呼拉”向前，举起兵器就砸。其中两人就是蒲成伟和拓拔寰。蒲成伟使的大砍刀，拓拔寰用的是双叉竿。随着几声不同的响声，都感到手臂一阵发麻，那被他

们砍到的原来是岩石。

蒲成伟刚“咦”得一声，一支长枪悄无声息地当胸刺来，直至及衣，方才发觉，他挥刀下掠，人也急速退步，仍被刺破了皮肉。而功力稍差的庄丁，已有两人被当场刺死。

拓拔寰在差不多同时叫了一声“不好”，一条套索已经顺他脑袋套将下来。他如使利刃，倒还可用快刀砍断，那双叉竿是由火叉演化而来，分叉头、叉柄、叉锥组成。叉头分两支，刀尖成钩，钩尖朝上。击法只有推、拉、钩等动作。由于他头顶长一个肉瘤，又双手执竿，模样古怪，得了个“独角兽”的混名。

他用双竿乱击，并未把绳索击断，那绳索愈拉愈紧，几乎将他与一个石人绑在了一起。

拓拔寰并非浪得虚名，若论他的功力，当次于笑傲山庄四位庄主，又略胜于“牛羊二怪”。他这时见自己被缚，缚他的人影儿都未看见，先是挥动双竿，朝石人一顿乱砸，见无济于事，狂性大起，拉动石像猛甩。那石像被他甩得乱转，还砸死了两名己方之人，他这才与石像同时摔倒在地。

他人一倒地，就见倏地飞出一条影子，那是一条蓝影，不过在夜间看来，如黑的差不多，这人手执狼牙棒，“呼”地一声就向他脑袋砸下来。

胖瘦二“牛羊怪”，经上次教训，知道这辟邪山庄决非善地，早就加上了几倍小心，步步退后，不敢充能。拓拔寰倒地，他们方走近，这时见一黑魆魆的大头棒向拓拔寰砸来，胖怪连忙运“牛角拐”来架，他发觉来人的力气好大，这一

棒虽被他消去了七成力道，仍然落到了拓拔寰的身上，抓破了他的衣服。

拓拔寰见有兵器临身，一个翻转，运竿上击，胖“牛怪”叫道：“拓拔兄，是我！”

两人的兵器分拆开来，再一看，敌人已经无了踪影。

“牛怪”与“羊怪”一人警戒，一人将那绳索的活套解开，救起“独角兽”。然后，“牛怪”对“独角兽”悄声说道：

“拓拔兄，这地方透着古怪，可是要当心一点儿！”

“独角兽”许是被人戏弄了一阵，恼羞成怒，“哇哇”乱叫：“暗算人的小子，不是英雄好汉，敢不敢站出来与老子一战？”

要是换作“勇子路”卢冲，早就跳将出来，与他一搏，而裴宁、马珏这两个主儿，连理都不理。

“独角兽”凶性大发，未听“牛羊二怪”的劝告，舞动双叉竿，大踏步朝那些房舍冲去。

他经过两个石像，一竿打在一个石像上，震得手麻，以为另一个如是，哪料这一粗心要了他的命，那貌似石像的正是裴宁装扮的一个活人。裴宁从后面击来，一狼牙棒打断了他一条腿，又一棒结果了“独角兽”的命。

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牛羊二怪”冲上前来，见此人正是暗算拓拔寰的人，立施偷袭，一“牛角拐”砸在裴宁背上，裴宁“哇”地吐了一口血，立将狼牙棒回扫，那棒已被瘦“羊怪”架住了。

裴宁这下负伤颇重，不敢恋战，一闪而没，不知躲到哪

里去了。

那马珏躲在暗中偷袭、观察，发觉这蒲成伟是这一行人中的头儿，不肯放过。不过他不像卢冲那么鲁莽，他是非有六成胜算才施袭击。现下他手执长剑，悄悄缀在了蒲成伟的身后。

“牛羊二怪”畏敌不前，拓拔寰已被打死，余下庄丁，被躲着藏着的辟邪山庄庄丁刺死不少，其余人还在围绕石像乱转悠，进入厢房的，就剩下蒲成伟孤家寡人一个。

他因未与辟邪山庄徐正等人见过阵仗，又立催老大发兵血洗辟邪山庄，自然是胆气最壮的一个。他闯进第一间厢房，搜索一阵，见无人踪，便跃出来，向第二间厢房闯进去。

第二间厢房又无人，当他闯到门外时，门旁立着两个人，全系黑衣，都蒙着脑袋。

方才还不见人，现在有人，必定是活人无疑。

他一刀“力战四方”，向两个石人横扫过去。

“叮当”两声，两个全系石人，这两下不但手臂发麻，刀口也碰得卷了刃。

他一愣怔功夫，忽想起刚过来的险情，有石人必有暗算之人在。

他连忙一跃，想冲到厢房之外，谁知迟了。

一把利剑，几乎贴地而起，向上刺出，将蒲成伟屁股戳了一个窟窿。这人竟卧在地上，实施袭击的。

蒲成伟落到地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这才看见了一个黑

衣人，正一步步朝他走来。

他骂道：“专作偷偷摸摸的勾当，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人口才也不弱：“那么，你这位仁兄，半夜里偷偷摸摸来袭击辟邪山庄，倒是英雄了？”

一句话，把蒲成伟的话全噎住了。

蒲成伟这时已负两处伤，胸前一处倒还不重，屁股一剑几已着骨，他半卧地上，拿着那把刀，还故作硬汉地喊道：“来人通名，大爷不杀无名之辈！”

这人无疑是马珏，但他却说：“未死之人不必通名了，本大爷专杀无名之辈！”

这话一出，听得蒲成伟差点儿气炸了肺。

那人话一说出，毫不客气，运剑冲将上来，一顿猛砍乱劈。

蒲成伟只能半卧在地上招架，如何能挡得住马珏那“披风剑法”，眼看要丧命在他的剑下。

这时恰好摸过来两个笑傲山庄的庄丁，见四庄主有危，挺身上来相救。

马珏既现出身姿，不再隐蔽，运剑如风，三二个回合过去，两名庄丁已死在他的剑下。

蒲成伟乘两名庄丁救驾，想要逃避，可他流血过多，已经站不起来，只得一肘支地，慢慢移动，结果难以走远，又被马珏赶上。

这当儿，“牛羊二怪”也来到厢房前，蒲成伟正自暗叹：“我命休矣！”时，“牛羊二怪”喊道：“四庄主休慌，某等来救

你！”蒲成伟一听，精神大振，将刀舞起，护住了自己。

裴宁负伤甚重，而“牛羊二怪”又不分开，他难以突击攻击，只得暗暗缀着，这时也现出身来。

他见师弟正欲杀却敌酋，而“牛羊二怪”又欲救援，自己若能阻得一阻，师弟杀却了此人，回过头来，凭他二人的功力，尚可与“牛羊二怪”一战。否则，事情就难说了。

这机会不可放过，他沉声喝道：“二怪站住！”

辟邪山庄后面，一排平房过去，是个圆月门，出门则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花园不大，假山、池塘、绿树、亭阁倒样样齐全。

柳斌全率弟子马克威、郭荣懿、赵洋三人，以及其余诸人，先后跃墙进入了后花园。

他们同样发现几个石人，这几个石人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穿的是白衣白衫，在夜间甚是惹眼，众人一阵砍劈，方知均是石像。可也有几个功力稍低的人，稀里糊涂死在偷袭之下。

柳斌全惊疑不定，让弟子围在他的周围，这时，赵洋突然向假山上一指，“师父，看，假山上有人！”

果然，那假山上坐着一人，穿着皂色衣袍，夜间看来，成了暗白色的了。此人正将一管玉琯放到嘴边，一缕玉音已从那玉琯中流泻了出来。

这玉音起先还悦耳动听，渐渐高昂，透出了杀伐之声。

马克威感到了那笛音的威胁，问道：“师父，这是何人？”

吹的何曲？”

敢情柳斌全两样全不知道。

一缕女声冷峻地响了起来：“这就是《十面埋伏》，楚军被围时，那张良命人吹奏的便是！”这女声又警告道：“诸位若是在笛声未消失前逃出敝庄，还能全身而退。曲子吹奏完毕，要退就晚了！”

柳斌全再不济，仍是“夺命门”一门之主，当然不会被大话吓退，他对马克威道：“徒儿，上！”

马克威使的是链爪锤。一条铁链，一头是爪，一头是锤，两头俱可攻击，那铁爪还可攀墙上屋。如今要冲上假山，师父是看他有此技能，才吩咐他的。

马克威应了一声，几个纵步，跑近假山，然后一搭爪钩，就要飞跃。

煞是作怪，那本来分散的笛声，竟能集束成缕，直向马克威两耳击来。马克威耳朵一阵轰鸣，立感头脑发胀，支持不住，跌落在假山下。

幸亏他还未攀上高处，跌得不算重，可也狼狈不堪。

“师父！”马克威无奈地喊了一声。

“回来！”柳斌全喝道，他认为徒儿之举，大丢了他的面子，又感到吹笛此人功力高绝，光徒儿一人怕对付不了。

那笛声渐趋高扬激越，如有十面金鼓、万声呐喊、无限击戈对刀之声。

柳斌全不服气，立鼓中气，送出喉音，喊道：“哪方高人，在此弄笛？何不下来一会？”

柳斌全那声音，宏威猛亮，震得在场诸人耳鼓翁翁作响。但那缕笛音，又集束成缕，直冲他的耳鼓击来。柳斌全还想长啸，已感到笛声冲破他喊出的音障，直击耳膜，他连忙将两手抬起，用手指头塞住了自己的耳朵。

那缕女声又起：“庄主人二次警告各位，现在快退，还来得及。”

如果现在立退，柳斌全会丝毫无损。但那女声虽然嘹亮，比不过那尖啸的笛音，此时柳门主正巧捂住了耳朵，没有听见。

女声三起，笛声从激越处流向和缓，仿佛一场战事，快宣告结束。

“师父，”郭荣懿眼望师父，喊出一声，他已有了畏惧之意。

柳斌全此刻进退两难。若真的打起来，他看出自己决非此人对手，可要是目下撤退，那不但弱了自己名头，还对不起蒲成雄诸人，对不起笑傲山庄。

就因为他这一点犹豫，葬送了自己和“夺命门”。

笛声一止，就见那皂衣人如蝶临风，横飞而至，临近诸人上空，头下脚上，挥笛就向柳斌全头上击来。

柳斌全手举河藜棒，抬手便架，他的弟子们看这皂衣人下落并不快疾，也举起兵刃来戳。尤其马克威使的链爪锤，一锤就向皂衣人甩了出去。

皂衣人不慌不忙，接住锤链，手一抖，这锤向那郭荣懿砸了过去，自己玉珪已砸到了柳斌全的河藜棒上。

柳斌全是上迎式，皂衣人借他一托之力，并不下落，一

个翻身，已是脚下头上。他双脚先后踢出，将赵洋踢飞，人已落在了地上。

就这空中一招，抵住了柳门主及三个弟子，还将其中一个弟子踢出数步之远，当今第一流高手，也难以与之匹敌的了。

柳斌全将河藜棒护住胸前，后退一步，问道：“阁下是谁？”

皂衣人如玉树临风，话语里透出冷峻：“常天庆！”

“常、常大侠！”柳斌全吓了一跳：“你不、不是去了西域？”

“等收完你们尸再走！”

“本门主与你、你无冤无仇——”

“那你寻仇来干什么？”

“这、这——”

“不必噜嗦，三次警告已毕，常某不客气了！”常天庆挥起玉瑄，向柳斌全面门击来。

面对这样的高手，柳斌全一点都不敢大意，他挥舞河藜棒，使足全身劲，迎上前来。

突然，他一阵惊悸，对方幻化出三条玉瑄，一齐向他头上压了下来，他不敢说哪一条是真的，举棒横扫，殊料扫了个空，还未等到他清醒过来。玉瑄已如利剑，变砍为刺，一下子刺进了他的胸膛。

他张大了嘴，想说什么，终未说出，“叭嗒”一声摔在了地上。

一个“崆峒派”的门主，竟没有挡得了一招。

其时，郭荣懿差点让马克威的链锤砸到，他连忙避了开去。

常天庆与柳斌全对话之际，他又掩了上来。常天庆对柳斌全使出一招时，他运起两支判官笔，朝常天庆两肋点了下去。马克威同时长锤短使，一锤向常天庆身侧击来。

担任后花园防守的，除了常天庆外，还有一个奚茵茵。

在这些徒儿中，唯独奚茵茵功力最弱。她纵然已学习了“无相神功”，到底是时日尚浅，难以速成。所以常天庆将她带在了身边。

不过，即使如此，论单打独斗，她决不比柳斌全的徒弟们差。

待常天庆飞下假山，她同时从假山里窜出，掩了过来。

郭荣懿未防有后袭，他两笔直插，以为一击必中。不料常天庆的“无相神功”已达十成，周身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气垫。不但他双笔在离近对方身躯时一顿，未插下去，马克威的链锤也偷袭无功。

忽听得赵洋一声惊喊：“师兄当心！”郭荣懿这时也感到身后刀风扑来，连忙运笔回挡。他不知来袭之人运的是蝴蝶双刀，前刀挡住，后刀又止，他欲用另一支笔阻挡，晚了一瞬，“三尾绿凤蝶”奚茵茵右手刀飞快劈下，竟将郭荣懿一条胳膊齐肩处砍将下来。郭荣懿立即昏死过去。

常天庆一击成功，一反手，捏住了马克威的链锤，一抖手，马克威站不住步子，向前跌撞过来。那马克威倒也机

灵，干脆一掷，将链爪向常天庆迎面砸来。常天庆岂能被他人算计？一侧身，玉瑄当剑削出，正好迎上马克威的身体，玉瑄击在他的脸面上，马克威倒地身死。

赵洋见到常天庆两招就杀了两人，另一个师兄又被女子砍去胳膊，如无人救助止血，是决计活不了的。他一阵胆寒，如丧家之犬，急想逃跑。可惜他功力不足，又害怕无力，一下子没有纵上后墙，身体挂在了墙上，被奚茵茵赶上，一连两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其余带来的人众，见敌人功力如此高绝，连柳斌全都抵敌不了一招，军心一下子溃丧，都作了鸟兽散。这下，让辟邪山庄的庄丁得了便宜。敌人作了丧家犬，他们一个个成了老虎，一阵追杀。加上奚茵茵恨敌最甚，如疯了似的，两把蝴蝶刀不住舞动。不一会儿，来犯之敌一个也未逃得出去，都成了孤魂野鬼。

常天庆对奚茵茵说道：“茵茵，走，到前面看看去！”

他未等茵茵跟上，已如飞奔出了园门。

再说把守前门的倪小山，一下子杀了刘慎、许大震，伤了蒲成雄，大是得意。见蒲帐、羊舌言背靠蒲成雄，成了守势，不敢出击。他喊道：“大伙上啊，先把笑傲山庄的徒子徒孙都给我斩了！”

原来躲在石人后偷袭的庄丁，遵他将令，冲将出来。但即使如此，庄丁对庄丁，还是对方的人数多，辟邪山庄的人少，相互混战，双方各死了一些人。倪小山形如鬼魅，乱窜

乱钻，可双方全着黑衣，在这黑夜里，他又认不出我方敌方，只得窜到打斗处，同时点中两人的穴道，说了声：“报上来！”好在辟邪山庄的人他名字都熟，一听名字，他就将对方杀了，并拍开了报名人的穴道。如此三番两次，那笑傲山庄带来的人马才渐渐稀少。

蒲成雄点了伤处周围的穴道，血已止住，他身子矮，易看清四周，见那个黑影人身如游鱼，手执一把闪亮的短刀，已认出是伤他的人，便对徒儿与儿子说：“你们两个不要管我，去把那个人斩了！”

羊舌言与蒲帐当然都看出了这人的厉害，只因保护父亲与师父，未敢离开，听得蒲成雄号令，两人立即冲了上去，把倪小山拦住。

羊舌言是蒲成雄的大弟子，论其造就，已得师父七八成，且体质硬壮，内力雄浑，喜欢徒手对敌。他冲到倪小山面前，使出“撕炮拳”来，一记当胸炮，朝倪小山胸前冲来。同时，蒲帐的一对跨虎拦如鸡啄米，向倪小山身上招呼。

倪小山右手金刀，向跨虎拦斜挥过去，左手出掌，迎拳相击，一招二式，分敌二人。

“咔——嚓”两声，掌拳相碰，金刀削着了蒲帐前一个跨虎拦。倪小山与羊舌言都连退四步，蒲帐后拦砍到时，倪小山已经后退，砍了个空。两拦收回，看那兵刃，先拦的“鸡头”竟被金刀砍断了。

“咦，你这小子倒有几两蛮力！”倪小山盯着羊舌言说。